

QIU YE CHEN MENG

川边历史资料丛书

梦野九

陈渠珍著 任乃强校注



重庆出版社

川边历史资料丛书

芫 野 尘 梦

陈渠珍著 任乃强校注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重庆

封面设计 王庆伦

亢 野 尘 梦 陈渠珍著 任乃强校注

重庆出版社出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375 插页2 字数85千
1982年9月第一版 198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11114·13

定价: 0.40 元

607/62

前 言

现将未收进《川边历史资料汇编》的许多有关的资料、论文、专著编为《川边历史资料丛书》陆续出版，以供史学界研究和编写川边历史、四川历史和西藏历史时参考。

《芄野尘梦》，作者“追忆西藏青海经过事迹”，取《诗·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之意为书名，含有青藏高原风尘录的意思，芄(qū)，荒远，芄野：指青藏高原。在书中，作者详细地叙述了自己1909年从军，奉赵尔丰命随川军钟颖部进藏，升任管带(营长)，参加工布、波密等战役，在驻藏期间同当地藏族同胞、官员和喇嘛来往密切，同藏族姑娘西原结婚，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南北响应的消息传到西藏后，出于对波密起义士兵的一些行动不理解，而又顾虑个人安危，于是组织湖南同乡士兵和亲信一百五十人取道东归而误入大沙漠，断粮七月余，忍饥挨饿、茹毛饮雪，仅七人生还于西安，西原病卒，等经历，描绘了沿途所见的山川

景色、人情风俗和社会生活；同时记录了英、俄帝国主义觊觎和争夺我国神圣领土西藏的罪恶和阴谋活动，清政府的日益腐败，清封疆大吏之间和军队内部争权夺权、勾心斗角的斗争；记载了辛亥革命对西藏和川军的重大影响和军中的同盟会员、哥老会成员在波密乘机发动兵变、杀死协统(旅)罗长倚的实况。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不失为一部写得优美的游记；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它又不失为记录清末民初川边、西藏情况的重要资料。因此，任乃强先生在《弁言》中说：“但觉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而复娓娓动人，一切为康藏诸游记最。尤以工布波密及绛通沙漠苦征力战之事实，为西陲难得史料。”当然，也必须指出，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表现了大汉族主义的观点和流露出对辛亥革命的错误认识，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我们相信读者是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本书中的问题的。

这本书，于1940—1942年在《康导月刊》上连载时，任乃强先生对其中误记的史实、地名、人名作了校注；这次出版前，八十七岁高龄的任乃强先生，在吴金钟同志协助下对原先的校注作了修订。

编 者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三日

目 录

弁 言	1
总 叙	3
第 一 章 成都至察木多	7
第 二 章 腊左探险	17
第 三 章 昌都至江达	25
第 四 章 收复工布	39
第 五 章 进击波密	51
第 六 章 退兵鲁朗及反攻	62
第 七 章 波密兵变退江达	78
第 八 章 入青海	89
第 九 章 过通天河	101
第 十 章 遇蒙古喇嘛	108
第十一章 至柴达木	116
第十二章 丹噶尔厅至兰州	127

弁 言

张厂长志远游南川归，示湘西陈渠珍所著《艸野尘梦》。余一夜读之竟。寝已鸡鸣，不觉其晏，但觉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而复娓娓动人，一切为康藏诸游记最。尤以工布波密及绛通沙漠苦征力战之事实，为西陲难得史料。比之《鲁滨孙飘流记》则真切无虚；较以张骞班超等传，则翔实有致。适学友之喜研究边事者来过，偶以贻之。辗转传阅，一月之内，更十数人，原册已破，而求阅者无已，或请於《康导》（月刊）转载，以慰向隅。余以其为追忆之作，人名地名及追述史事，难免偶有小误；又所记人事，每有省笔隐文，未能使局外人澈然明瞭之处。乃就个人所知及访问所得者为之校注数十条，犹裴松之事陈承祚之道也。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南充任乃强记。

〔校注一〕 陈渠珍，字仲谋，号玉璽。湖南某县人。光绪末毕

业于长沙军校，任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并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已而疑之，弃职赴武昌谒赵尔巽。巽荐与其弟尔丰，拨入军籍，随协统钟颖军入藏。过川边，以雄奇为赵尔丰所赏。擢管带，仍从钟颖入藏。驻防工布，进攻波密，多有战勋。清鼎覆，统帅罗长椅为部下所杀。陈氏率湘中子弟一百十五人东归。误采传说，取道绛通草原，途中绝食者七阅月，茹毛饮雪，生还者仅七人，所娶藏女西原与焉。西原卒于西安，陈痛悼下绝意仕宦，返乡里。其后仍任军职，至师长，据湘西数年，曾屡次与红军作战。而后醒悟，卸军职，办纺织厂于南川。一九三六年冬撰成此书。原序有云：“追忆西藏青海经过事迹，费时两月，著为《芄野尘梦》一书，取诗人‘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之意”。《说文》解“芄”为荒远。余按“芄jiǒo”草名，入药，为“秦芄”，其叶宽、薄有白纵纹，微似龙舌兰。根茎纤维。绞纽如束丝，故曰芄，产于海拔三千米之高原，即康藏青海地方，古自秦中输出，故曰秦芄。小雅之“芄野”，解为青康藏高原极合。无容解为荒远也。今人习呼康青藏为草地，何如呼为芄野之典雅贴切乎。

总 叙

西藏，汉为西羌，唐为吐蕃，明为乌斯藏。素奉佛，初崇红教，习符咒及吞刀吐火之术。有宗喀巴者，入大雪山苦修，道成，乃正戒律，排幻术，创立黄教，风行全藏，红教寢衰。其高足弟子二：长曰达赖，即当时藏王，驻拉萨，握政教权，统治全藏，与罗马教皇同；次曰班禅，驻后藏，仅负教皇之名而已。清初，设驻藏大臣管理监督，既而印度沦为英殖民地，英之陆军直达喜马拉雅山麓。俄之势力亦駸駸逾帕米尔高原，侵夺中国领土。英、俄争夺加剧，于是英人欲得西藏，进窥康蜀，以完成其杨子江势力范围，俄人亦欲得西藏，附印度，逾葱岭，夺新疆，席卷蒙朔。英人自失北美，视印度为“天府”，恐俄捷足，因先发制人，利诱达赖，认西藏为独立国，与唐古特政府直接订立英藏新约。钦使某，且为署名签字。自后清廷遂不能过问藏事矣。达赖既入英人彀中，驻藏大臣，类皆昏庸老朽，清末孱王守位，淫后专权，不

知强邻逼处，宜固藩篱。达赖亦渐知英之阴谋，其属下藏王边觉夺吉对沙俄心存幻想，见英人虎视眈眈，乃联俄抗英。借贺俄皇加冕为名，赴俄京以施其纵横捭阖以夷制夷之术。英闻之怒，遣精兵数千，逾雪岭侵入中国领土。达赖固以活佛自居，至是亦就其建亭寺护法跳神问卜，以决和战。护法大言曰：“佛能佑我，敌可虏而收其器械，请决战。”达赖信之，调藏中兵数千拒英兵于庆喜关外。英人涉险深入，遇伏仓促应战，死亡百余，稍却。藏中相庆，以为神言验矣。而英重整军进，藏兵素缺乏训练，卒大败，死千余人，遂望风披靡。达赖知大势已去，乃捕建亭寺护法寸磔之，囚其母于工布之头波沟，携带珠宝珍物数百驮，率千余人出奔哈喇乌苏。因行甚缓，恐英兵追及，乃封存宝物于其喇嘛寺，留兵守之，仅率百余人入京求援，为慈禧诵皇经祈福。慈禧素佞佛，乃命川督遣混成一协赴援。予时任川陆军六十五标队官，亦与入藏焉。

〔校注二〕 按：陈之要例一云“予未入藏以前，搜求前人所著西藏游记七种读之……，由藏归来，复购近人所著西藏政教及游记八种读之，……实则按之无物。”以陈君之明敏果锐，阅坊间书，自当不能满意。然此总叙首则所叙藏事，则十、九皆有错误。盖由未曾深究西藏史地故也。兹为略校数处：一、唐古忒为清人加于西藏之名，其称非古，不当冠于汉前。二、达赖、班禅皆非宗喀巴首座弟子。达赖至三世始为蒙、藏人民所崇奉，有尊号。三、驻藏大臣虽创于雍正之世，至乾隆末叶平廓尔喀后始掌握西藏政权。四、英军入藏，强与藏人订约，驻藏大臣有泰署名约中，为光绪三十年事，达赖即于此役离藏入朝，原文叙次大误。五、达赖初欲奔俄，清廷多方阻之，迁延年余，始被迫入京，非迳赴京求援。时达赖与清廷甚相左也。六、达赖离藏后，清廷命张荫棠、联豫等先后入藏办理善后，直接掌握西藏政权。联豫奏请

自川调兵一协入藏驻防，镇慑反侧，非清廷应达赖请，调兵往援也。

余自长沙军校毕业后，任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湖南新军，创自湘督端方，以旧有巡防军改编为一、二两标，士皆稚愚，将校多出身行伍。独予队兵卒，新募自家乡，皆青年学子，及茂才廪膳生。其时革命思潮已萌芽于内地，湖南民气尤激昂。革命先进，迭遭失败，知非联络军队不足以颠覆满清，乃设同盟会支部于长沙。予鉴于清政不纲，外侮侵陵，方醉心于政治革命。窃幸所部皆青年俊秀，乃于军事训练外，授以国文史地测算诸科，期年之后，思想为之一变，且大半加入同盟会。尝秘密集会于天心阁，士气日张，泛驾駻驰之行，不可复制。予既怀古人勿撓人心之戒，以为从此鼓励激撮，清政可复。然僨骄之祸，收拾萑难，则始于救国者，必终于误国。因是，决计解职归里。越年，同学友约赴鄂谒鄂督赵尔巽。尔巽在清封疆大吏中，为最明达者。抚湘时，锐意兴学练兵，予等皆受其陶冶者也。其弟赵尔丰督川，将有川边之行，亟需材，尔巽资遣予辈入蜀。至成都，尔丰疑湘人皆革命党，不即擢用。未几，尔巽移督川，尔丰授川边大臣，任命予为六十五标队官。隶协统钟颖部。旋分防百丈邑。军余多暇，知英人谋藏急，部下有自藏归者，辄从问藏中山川风俗，参以图籍，深悉藏情。适钟颖奉旨援藏。予见猎心喜，上西征计划书，于藏事规划颇详尽。钟颖大加称赏，立召余回成都，委援藏一标三营督队官。予以眷属浮寓成都，留无依，归无资，送无人，力辞不就。管带林修梅力劝不已。钟颖复僨

多金，优给月廩。余感其意，遂行。

〔校注三〕 清末兵制，省约驻军一协，设协统。协辖三标，设标统。标辖三营，设管带。犹今营长也。营辖四连，设队官。连辖九棚，设哨官，每棚有兵夫共十八名。百丈驿属名山县，原作邑，误。驿当藏蜀冲途，陈之研究藏事，基于此战也。

钟颖，字鼓明。正黄旗人。父晋昌，尚咸丰妹，官至盛京副都统。以附义和团罪，遣戍西藏军台。行至成都，托病，经川督锡良奏留养病，实慈禧后密旨也。颖于同治帝为表兄弟，故邀慈禧宠眷。光绪三十一年密诏假协统衔，于凤凰山训练新军，时年仅十八耳。新军成，钟为协统，率之入藏。时宣统元年也，年二十二。

钟颖协下，乐山王方舟任参谋长，荣县王伯樵任秘书长。其三标统，一由颖自兼。一为刘介堂，一为陈庆。

林修梅，湖南人，时任陈庆标下第三营管带。后随征入藏，至昌都，解职归。与石青阳等奔走革命，在广东有声。陈渠珍，初任其营督队官，犹营副也。后代林为管带。其后，林在广东，陈在湘西，始终不协。

时革命思潮遍于中国南部。四川僻在边隅，一年之中，捕拿革命党破获机关之事时有所闻。青年志士，亦渐染革命思潮，群起作排满运动。余入藏之心虽决，时侄方大病，妻年少，凄凉异地，形影相吊，闻予将出塞，均痛哭牵衣。予至是亦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顾钟颖遇我厚，又念革命潮流，终难避免。异日茫茫禹域，谁是乐郊。且余在军未尝他务，而川当局犹以革命党目之，久客他乡，殊非长策。西藏地僻远，而俗椎鲁，借此从戎之机，漫作避秦之游，亦计之得也。乃百计安慰家小，摒挡家事，挥泪而行，时宣统元年秋七月既望也。

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

援藏军出师计划，经长时期之筹备，颇极周密。詎一经开拔，障碍横生。尤以夫役逃亡一事，最为骚扰。军行所至，四出拉夫，人民逃避一空。三营殿后，夫役逃亡尤多，行李沿途遗弃，虽出重资，不能雇一夫。纪律废弛，非复从前节制之师矣。读唐人应役出塞诸诗，苍凉悲壮，非身历其境者，不知其言之酸而词之切也。

自成都四日而至雅州，风景与内地同，自是以后，气象迥殊，山岭陡峻，鸟道羊肠，险同剑阁，而荒过之。沿途居民寥寥。师行于七月，时方盛暑。身着单服，犹汗流不止。过雅州，则凉似深秋，均着夹衣。愈西愈冷，须着西藏毡子衣矣。过大相、飞越诸岭，皆重峰叠嶂，高峻极天，俯视白云，盘旋足下。大相岭，相传为诸葛武侯所开凿，故名。经虎耳崖，陡壁悬崖，危坡一线，俯视河水如带，清碧异常，波涛汹涌，骇目惊心。道宽不及三尺，壁如刀削。余所乘马，购

自成都，良驥也。至是遍身汗流，鞭策不进。盖内地之马，至此亦不堪矣。行六日至泸定桥，为入藏必经之道，即大渡河下流也。夹岸居民六、七百户，河宽七十余丈，下临洪流，其深百丈，奔腾澎湃，声震山谷。以指粗铁链七根，凌空架设，上覆薄板，人行其上，咸惴惴焉有戒心。又行二日至打箭炉。

登大相岭，相传不能交言，否则神降冰雹。予过大相岭时，竭蹶至山顶，见清果亲王摩崖题碑诗，上部为雪所掩，以马挝拨之，有句曰：“奉旨抚西戎，冬登丞相岭，古人名不朽，千载如此永。”盖景仰先贤，亦自诩也。同辈回顾，予犹未至，大声呼唤，有应声而呼者，众声交作，天陡变，阴云四起。雹落如拳粗，予急奔下山。后来者多为雹伤。盖雾罩山头，阴寒凝聚，一经热气冲动，雹即随之降落，亦物理使然也。

打箭炉，为川藏交通枢纽地。相传为诸葛武侯南征时，遣郭达于此设炉造箭，故名。其地三面皆山，终日阴云浓雾，狂风怒号，气候冷冽异常。山巅积雪，终年不化。三伏日，亦往往着棉衿焉。驻打箭炉数日，官兵内着皮袄，外着毡子大衣，犹不胜其寒矣。予尝戏谓内地冬寒，寒由外入。病疟发寒，寒由内出。塞外之寒，寒生肌肤。亦事实也。

一入炉城，即见异言异服之喇嘛，填街塞巷，闻是地有喇嘛寺十二所，喇嘛二千余人。居民种族尤杂，有川人，滇人，陕人，土人，回人。又有英法各国传教士甚多。土人迷信喇嘛教，家有三男必以二人为喇嘛，甚或全为喇嘛者。盖喇嘛据有最大势力，能支配一切，一为喇嘛，身价即等于内地之科第，故人人以得为喇嘛为荣也。

〔校注四〕 打箭炉三字，系藏语“打折多”之译音。明初即有此译称。清乾隆时，始有人捏造武侯遣将军郭达造箭于此之说。世多仍之，荒谬之甚矣。余另有辨。其地才高于海面二千六百米，较巴塘、雅江、甘孜、道孚等处为低。但以四围雪山环抱，阴湿多风之故，反较巴塘、雅江、甘孜、道孚等处为寒。打箭炉号称八大喇嘛寺。当时尚存七所：安雀寺，南摩寺，皆黄教；夺吉村寺，红教，三寺最大；夷龚寺，撒迦寺，俄巴寺，杜渣寺，皆小寺，寺僧亦各只十余人。撒迦教或红教，旧曾有白教寺，在白土坎，后毁，改为关帝庙，今康师校址是也。康熙时，跑马山有大白教寺，因作乱被毁，今为南摩寺分院，不在八大寺之列。兹云“十二寺”，盖追忆，未确也。

康藏一带，气候酷寒，仅产稞麦，故僧俗皆以糌粑为食，佐以酥茶，富者间食肉脯，以麦粉制为面食者甚少也。糌粑制法，以青稞炒熟磨为细粉，调和酥茶，以手搏食之。酥茶者，以红茶熬至极浓，倾入长竹筒内，滤其滓，而伴以酥油及食盐少许，用圈头长棍上下搅之，使水乳交融，然后盛以铜壶，置火上煎煮。食糌粑时，率以此茶调之。且以之为日常饮料。藏民嗜此若命，每饮必尽十余盏。余初闻此茶，觉腥臭刺鼻。同人相戏，盛为酒筵，约以各饮一盏，不能饮者罚如其数，予勉呷一口，即觉胸膈作逆，气结而不能下，自认罚金，不敢再饮矣。

藏民男子皆衣宽袍大袖之衣，腰系丝带，头戴呢帽，或裹绒巾，足着毡子长靴。女子衣长衫，毡裙，系腰带，头戴八柱，项围珠串。

喇嘛服饰，因阶级而异。上焉者内着衬衣，外缠红黄哗叽披单，帽作桃形，靴为红呢制，手拿佛珠，口诵佛号。其

下，则粗呢披单，交缚上体而已。藏民住宅。皆为层楼，上中层住人，下层为豢养牲畜，屋顶扁平，或上覆泥土，室内及墙壁彩绘山水人物。若喇嘛寺，则楼高有至十层者，金碧辉煌，极为壮丽。

我军由川出发时，适达赖由京返藏，途次，得其藏王厦札密报谓：“英兵已退，川军大至，恐不利，宜制止之。”达赖既向清廷求援，又不便反复，乃密令厦札发藏兵万人扼要拒之。川边大臣赵尔丰，知其谋，乃自率兵入营，由北道进剿德格叛匪，而令钟颖所率川军由北跟进，会师于昌都。

〔校注五〕 按此所谓藏王厦札，谓噶伦也。当时误称噶伦为藏王者，似以其握政权故。达赖虽出亡在外，噶伦在藏者，仍每事请示于其行宫。联豫虽主藏政，令教多格不行，故请派兵入藏镇慑。达赖被放回藏，行至甘青境，闻川军入藏消息，即令噶伦派兵抗拒。与此文所谓“求援”、“反复”者不合。

又其时赵尔丰方在德格平降白仁青之乱，办理改流，迄闻乍丫等处番民抗拒川兵，虑钟军新成，士未习战，故令其改由北道随边军前进。避免与藏军冲突。

全军集中打箭炉待命，约一周，钟统领始至。又准备三日，即出发。由打箭炉出关，即属川边境。其入藏大道，至巴、里塘，昌都，恩达、硕板多，丹达、拉里、江达、至拉萨，为川藏大路，逐站人户甚多，是为康藏南路驿传大道。我部奉令改由北道出关，行一日，由折多塘北向，经长坝春、霍尔章谷、甘孜，曾科、岗拖，至昌都，或绕岗拖趋类乌齐，三十九族，至拉里，为北路。道路荒僻，往往一二日无人烟。

藏地行军，动需乌拉驮运。又须二三日一换，故无乌拉，即不能行一步。盖弹药粮秣，行李乘骑，每营须牛马二千余头之多，悉取给于沿途藏人。长途行军，决非内地夫役力所能任。即内地之马，一入藏地，亦不堪用矣。赵尔丰以陆军初入藏，情形不熟，恐猝遇战，乌拉不继，故令我军走北路，为策安全也。

我军由炉出发之日，适雨雪交作，寒风刺骨，军队与乌拉，恒混杂而行。此路名虽驿站，半为山径，砂砾遍地，雪风眯目，时登时降，军行甚苦，沿途绝少居民，抵折多塘宿营，已七时矣。天黑路滑，部队零落而至。士兵喧呼声与牛马嘶鸣声，直至夜半始止。官兵咸缩瑟战栗，不胜其凄楚焉。

由折多塘经长坝春、道坞、霍尔章谷，至甘孜一带，沿途均有村落。居民数十户或数百户不等。途中亦有小村落及喇嘛寺。此二十余日中，天色晴霁，道路皆沿山腹或山沟行。甚平夷。犹忆第一日由炉出发，官兵饱受风雪之苦，金以此去苦寒，必更有甚于此者，殊次日，天忽晴霁，沿途风清日暖，细草如茵，两面高峰直矗，山巅积雪，横如匹练。有时出岫白云，与摩天积雪，共为一色，凝眸远望，奇趣横生，几忘塞外行军之苦。

余任督队官，每日必于黎明前率通事藏人及各队监营官，乘马先行。一日，将抵长坝春时，天和春软，周道如砥，一望平原无际，藏人扬鞭策马，疾驰如飞，群马奔逐，勒之不能止。余马术未精，身重腿轻，左右颠簸，几跌下，勉驰至宿营地，已汗流浹背，腿痛不能行矣。